



總理
對青年之遺教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印行

S
M
D
2

編輯例言

一、自民國元年至十三年的一段時期中，總理對於青年的重要遺教，已全部收入本書。

二、本書收集的十二篇，都是總理對青年的講演。就講詞的內容來看，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着重在指導青年的工作方法的，又一類是指導青年的修養方法的。因此本書分作上下兩冊，可以歸入第一類的編為上冊，可以歸入第二類的編為下冊。

編者

MG
D693.0
208

總理對青年之遺教 下冊

一



3 1797 8885 0

總理對青年之遺教下冊

目次

- 一、非學問無以建設
- 二、負起振興中國之責任
- 三、求建設之學問是爲全國人民謀幸福
- 四、革命軍人精神教育
- 五、國民應以人格救國
- 六、世界新道德之潮流

非學問無以建設

——民國元年在嶺南學堂演說——



(南)

僕今日得貴校諸君開會歡迎，不勝欣謝！諸君在此，莘莘濟濟，有緣同學，令我感之。頓觸少年時事。憶吾幼年，從學村塾，懂識之無。數年後，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謔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羣之願，於遂平生。當時所懷，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又數年，即回祖國，就學於本城之博濟醫院，與貴校廖得山同學；僅一年，又轉香港雅利士醫院，凡五年，以醫亦救人苦難術。然思醫術救人，所濟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權力者，無如政治，政治之勢力，可為大善，亦能為大惡。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惡劣政府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惜當時附和者少，後數年，得同心而同行者，不過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籌畫，日日進行。甲午中東之役後，政學各界，人人憤懣；余等趁此潮流，遂謀舉事於廣州。失敗後，居外經營，屢蹶屢起，直至去年八月在武漢起事，不半載而大功告成。此固天下不待絕吾中國也。然則功既成矣，吾從前之志願，豈遂達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日所成，祇

推倒一惡劣政府之障礙物而已；以後建設，萬端待理，負責何人，則學生是也。凡一國之強弱，以學生之程度爲差。僕從前以致力革命，無暇向學，讀書行醫，日只一兩時，而專革命者，實七八時；而學業遂荒。迨至於今：歲不我與。今見諸君，令人健羨，蓋見非學問無以建設也。譬諸修道，僕則披荆斬棘者也，諸君則駕梁砌石者也；諸君之責任，尤重於僕。肩負之道若何？無他，勉求學問，琢磨道德，以引進人羣，愚者明之，弱者強之，苦者樂之而已。胸襟生存之義，已成舊說，今則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倘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則僕之初志，賴諸君而達。共和新國，亦賴諸君而成。是則僕所厚望於諸君者也。

負起振興中國之責任

——民國紀元前在日本留學界之演講——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一耳；至於中流社會以內之人，實爲寥寥。乃會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斥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爲必要者；雖鄙人之愚，以其會從事於民族主義，爲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爲我國賀也。願諸君之來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固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於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疑也。

中國不僅足以突駕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時所謂文明之中心點，如埃及及希臘羅馬等皆已不可復覩。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發達於數百年前，我中國之文明，已盛於五千年前，此爲西人所不及。但中國傾於保守，故護西人獨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二十年之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蓋各國無不由舊而新者也。

英國倫敦先無電車，惟用馬車，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來而適如隔世：前馬車，今已

悉改爲電車矣。謂數年後之中國，而仍如今日之中國，有是理乎？中國土地人口，爲各國所不及；吾僑生在中國，實爲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能。吾僑既據此大舞台，而反謂無所藉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妙河山，仍須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大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

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然思逞，中國是事情日迫，不勝倉懼。然苟我發憤自雄，西人將見好於我不遑，豈敢圖我！我不思自立，惟以懼人爲事，豈計之得者耶？

所以鄙人無他願望，惟願諸君將盡與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己肩上。昔日本維新之初，亦不過數志士爲之原動力；僅三十餘年，而躋於六大國之一。以吾儕今日爲之，獨不事半功倍乎？

有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殊難望其速效，此又不然。各國發明機器，類皆積數十年始能成一物，仿而效之者，歲月之功已足。中國之情況，亦猶是耳。

又有謂各國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亦祇可爲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爲共和。此說亦謬，於築修鐵路，可以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漸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初極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改良之汽車乎？於此取譬，是非較然矣。

且夫菲律賓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堅二大國，以謀獨立，而獲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悉如塵豕，今皆得爲自由民。言中國不可共和，誣中國人會菲律賓美黑奴之不若也，烏乎可！

所以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象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稱爲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爲直截了當之共和，爲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語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智者所爲耶！鄙人願諸君於是等繆想，淘汰潔淨，從最上之改革著手，則同胞幸甚！中國幸甚！

求建設之學問是爲全國人民謀幸福

——民國元年八月三十日在北京湖廣會館教育界歡迎會上演說——

兄弟今日承學界諸君厚意，歡聚一堂；兄弟於我中華民國學界前途，對於諸君有無窮之希望。蓋學問爲立國根本，東西各國之文明，皆由學問購來。我國革命以前，專制嚴酷，人無自由之權；然能提倡革命，一倡百和，以致成功，皆得力於學說之鼓吹。數十年來，奔走運動，都賴一般學界同志之熱心苦業，始得有今日之共和。今破壞已完，建設伊始，前日富於破壞之學問者，今當變爲建設之學問。

世界之進化，隨學問爲轉移。自有人類以來，必有專門名家發明各種專門學說，然後有各種政治、業之天然進化。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說；一時影響所及，各國都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爲立國之主腦，至謂有強權無公理。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今歐美之文明程度日高，從物理上發明一種世界和平學問；講公理，不講強橫；尙道德，不尙野蠻。從前生存競爭之學說，在今日學問過渡時代，已不能適用，將次打消。何謂過渡時代？蓋由野蠻學問而進於文明學問也。諸君今日於學問一途，尙當改良宗旨，着眼於文明，使中國學問，與

歐美並駕，則政治實業，自有天然之進化；將來中華民國，庶可與各國，同享和平。

且專制時代，一般士子求學之心思，皆以利權爲目的，及目的達到，乃用其智識，剝奪民權，助桀爲虐；是學問反爲賊民賊國之根由，此兄弟從前之所痛恨最切者！今國政既革，諸君求學之心思，亦宜更革。蓋共和之國，首重平權，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是社會之毒，非共和之所宜用。我國四萬萬同胞，智愚不一，不能人人有參政之智能。才智者既研究各種學問，有政治之能力，有政治之權勢，則當用其學問爲平民謀幸福，爲國圖富強。諸君須知此後求學方針，乃期爲全國人民負責任，非爲一己權利權。從此研究文明學問，剷去野蠻學問，使我國之道德日高一日；則我國之價值，亦日高一日；價值日高，則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位，而瓜分之說，自消滅於無形也。兄弟於諸君有厚望焉！

革命軍人精神教育

——民國十一年一月在桂林對滇粵贛軍演講——

第一章 精神教育

今日集諸君於一堂，講授軍人精神教育，乃欲使諸君得有充分之軍人精神，而共任前途非常之大業也。諸君本屬軍人，固曾受軍人之教育，亦曾受軍人之精神教育，惟諸君前此所受者，不過尋常軍人之教育，而非非常軍人之教育也。今在諸君之目前，有非常之事業，必待非常之軍人以成之。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爲何？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此次諸君遠涉桂林，渡長江而北，直搗幽燕，所爲者何事？率直言之，革命而已！革命云者，掃除中國一切政治上社會上舊染之污，而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民國，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也。此爲今日順天應人之事，志士仁人不可不勉。吾輩生在中國，丁此時艱，種族存亡，人人有責，亟應同負革命責任，以成此非常大業。惟負此責任，非有革命精神不爲功。革命事業，在十年以前，雖已推倒滿清，成立中華民國，然以言成功，則猶未也。武昌革命而後，所謂中華民國者，僅有其名，而無其實，一切政權，仍在腐敗官僚，專橫武人

→手；益以兵災水旱，迄無甯歲，人民痛苦，且加甚焉，此即革命未竟全功，因而難收良果也。此次革命，將以補足前此未完成之事業，繼續爲之。故本總統此行，即與諸將士同心協力，應革命時機，建革命事業。聲威至，無不爭先響應，宏毅景從，洵不待兩方交綏，已可決勝，此必然之勢，無可懷疑者也。諸君不信，可觀各國歷史，及現今時勢，則知革命爲世界潮流，亦即爲順天應人事業，其成功之左券，有可預操者。各國中如美如法皆爲革命先河；最近如俄，其勞農政府，亦由革命造成，是其例也。

我國革命，已及十年，雖未奏成效，然風氣日開，民智日進，而時下之奸雄強暴，亦必假託民意，始得生存於國中，此足見潮流之猛烈，非人力可以當之者。故此時有順天應人之必要，則當以革命事業爲己任。質言之，即能負責任與否之問題也。解決此問題，先問有無革命精神，有革命精神，成功必矣！但革命精神，何自來耶？是在精神教育。諸君之所以爲軍人，非爲有軍人資格乎？非爲會受軍事教育乎？否則執途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如何其可？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即欲諸君灌輸此精於腦中，須臾毋離，雖至造次顛沛之間，守而勿失；然後可以爲軍人，可以言革命，可以卜成功，反是則否。

今日之革命，與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國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湯武革命，爲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則爲人民革命，此種革命，乃本總統三十年前所提倡者，此革命主義，即三民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第一之主義，爲種族革命，謂排除他種民族，以揚自己民族，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

族國家也。第二之主義，爲政治革命，謂人民直接參與政權；簡言之，即如選舉權，罷官權，複決權，創制權等，由人民直接行之，非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參看本總統所著之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第三之主義，爲社會革命，亦即經濟革命，謂社會上之財產，須平均分配，不爲一股資本家所壟斷也。三種主義，大要如此。論種族革命，前此滿清專制時代，四萬萬人民，受其壓抑，莫敢誰何；苟且偷安者流，復不知民族主義，甘心俯首，樂爲臣僕而不辭。自經本總統提倡革命以後，稍有知覺者，雖亦知漢族不宜受治於滿人，然終不免遲疑却顧，以爲滿人已佔居優勝地位，根深蒂固，論土地則有二十行省，論兵力則有海陸一軍，以身無尺土，手無寸鐵之一人，縱使鼓吹革命，將操何術以勝之？是直聾瞶當軍，多見其不知自量。故當時有笑余爲瘋漢者，謂此事絕對不可能。余則深信革命乃順天應人事業，其不成功者不爲也，非不能也。彼滿清之於中國，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以野蠻人壓制文明人，在理在勢，均所不可，吾何懼焉？因有此決心，遂能貫徹主張，使革命思潮，漸次澎漲，終乃有武昌起義之事，民族革命，始能實現，此則由革命黨人以革命精神鑄成之。所惜者，推翻滿清之後，革命黨人，以爲已奏凱歌，躊躇滿志，不於政治上社會上同時加意改良，故直至今日，建設事業尙未完成也。

今所述者，爲精神教育。欲知精神教育，當先知精神爲何物，欲知精神之爲何，當先下定義。定義云者，就於一種事物，以簡單之說明，能確知其爲何事何物之謂也。譬如人在世界，究爲何物，從哲學上解

種，要確知人之所以爲人真義。何，始爲闕濶答覆，若云人即是人，不得謂之定義。依余所見，古人固已有言『人爲萬物之靈』，然則萬物之靈，即爲人之定義。至於精神定義若何，欲求精確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簡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質者，即爲精神可矣。

精神之爲何，須從哲學上究研之。曠觀六合之內，一切現象，罄然畢陳，種類至爲繁夥。今先就其近小者言之，一室之內，一案之上，茶杯也，木頭也，手錶也，奔赴吾之眼中者，吾皆能縷指其名，以其有質象可求也。再田一室一案推而至於桂林一省，地大物博，種類更多，或有爲吾所不能知，所不能名者。再由桂林推而至於各省，或全國，或世界，則形形色色，雖集多數博物家，不能考求其萬一。物類之繁，概可知已。然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爲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爲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即成爲死物矣。由是觀之，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類；人類而失精神，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雖現今科學進步，機器發明，或亦有製器之人，比生成之人，毫髮無異者，然人之精神不能創造，終不得直謂之爲人。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我既爲人，則當發揚我之精神，亦

即所以發揚爲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

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既如前述。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若言北伐，非曰槍枝務求一律，則曰子彈必須補充，此外種種武器，亦宜精良完備，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者。自余觀之，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試以武昌革命爲例，當日滿清之武器，與革命黨人之武器，以物質能力論，何啻千與一之比較？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乃敢毅然爲之者，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黨人名冊亦被搜獲，兵士之入黨者，均爲查悉，悉數調往四川，僅有砲兵工兵兩營，留駐武漢，其中同志尙多，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若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置於死地而後生，等死耳，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柝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僅有此數，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徵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徵且商諸某國領事，謂若湖北有事，請其撥兵艦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使一一命中，殺敵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余以爲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

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力量大，可武曩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言外國，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利地者，爲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相持四五日，卒由他抄襲入城；此在戰略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取勝，而事實之相懸若此，將謂以少勝衆乎？直乃精神勝物質耳！又如日俄戰爭，俄國兵力多於日本數倍，未戰之先，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不啻驅羊豕以膏虎吻，必無幸也，何以戰爭結果，卒至俄敗而日勝？此無他，俄之敗，敗於無精神，日之勝，勝在有精神而已。

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牛之力量大於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東則東，西則西，牛乃不能奮其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且甘心俯首，惟命是聽者，是則何耶？童子有精神，牛無精神，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而能以精神制馭之，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

依上面各例，則知此次之伐，亦豈恃有精神，即能制勝。可勿問敵人手彈多少，我之子彈多少，但問我之精神如何；無精神，子彈雖多，適以資敵，一旦臨戰，委而棄之，非爲敵人運輸戰利品乎？故兩國交戰，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而使失其戰鬥能力。兵法不言：『攻心爲上，攻城次之。』攻心者，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猶其後也。去年粵軍回粵，既下惠州，桂軍聞風破胆，先自逃竄，我乃兵不血刃，一蹙而入廣州城矣。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所謂固圍不以山川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則義爲之也。

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者，自必富於軍人之精神。惟現今之爲軍人，與前不同，須具有特別之精神，造成革命軍人，方能出國家於危險。以現勢論，瓜分中國之說，表面上似甚冷靜，實則不然。其在以前，此種論調頗高，吾國人士，尙抱有亡國亡種之痛，思所以挽救之；自武昌革命而後，乃漸歸沈寂，以爲外國不復言瓜分，中國遂亦相與忘之，此乃大誤。現時之中國，前途險象，較前猶甚。南北分立之局，擾攘數年，未能統一；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如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割據地盤，擁兵自衛，政治之壞，過於滿清，人民轉徙流離，如在水深火熱之中，待援孔亟，援之之法維何，須用革命之手段。用革命之手段，則須負革命之責任；革命責任者，救國救民之責任也。諸君既爲軍人，又爲革命時代之軍人，倘不能負此責任，坐視國家之因內擾而召外患，馴至國亡種滅，其咎誰尸耶？

諸君在此聽講，有爲滇軍者，滇人心知滇事，且必願聞滇事。夫與滇省接壤者，非有緬甸乎？非有安南乎？緬甸則征服於英國矣！安南則併吞於法國矣！試以安南言之：法國對於安南，專用一種愚民政策，諸君試思安南人，所讀何書，則猶是從前之八股文也，凡關於新教育之知識，毫不使之聞知，且禁止之。前此有三十餘人，自安南潛渡日本留學，專爲法國政府所聞，向日本政府要求，將其悉數解回；日本礙於邦交，遂允其請，送回之後，即不知此三十餘人之生命如何矣。英國對於緬甸，亦用此種政策，蓄恐其知

幾增進，思想發達，將脫離而獨立也。如維每安南者，實爲吾國前車之鑒。倘不及時振奮，仍復自私自利，釀成四分五裂之局，中國前途，何堪設想！諸君再觀英國所用政策，便當覺悟，彼非以西藏兵來攻打衛藏耶？西藏爲中華民國五族之一，固明明中國人也，中國人而可以攻中國，中國人而可以爲外國人效力來攻中國，此其例即如滿清咸豐時代，英法聯軍因鴉片事件與中國齟齬，英國即招中國廣東潮州人爲兵，號稱潮勇者，使之攻大沽，攻天津，攻北京，焚圓明園，凡此諸役，皆潮勇爲之。以中國人攻中國人，以中國人爲外國人效力攻中國，可痛孰甚！現時國勢至此，民窮財盡已達極點，凡爲中國人，而又爲此時之中國軍人，倘尚不思救國救民，縱使外國不復瓜分，中國亦將束手待斃！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當知軍人之職志，在防禦外患，在保衛國家。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爲完全獨立之國家，不受外國之箝制？以余觀之，固猶未完全成立也。國會雖選出本總統，而內亂尙未戡定，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尙居多數，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而正式政府又未經各國承認，當此危亡絕續之交，非先平內亂，而以革命救國不可。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無革命精神，則爲法屬之安南，終受勢力屈伏；有革命精神，則爲英屬之愛爾倫。終得崛起自治。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印度久受英國壓迫，近亦引起反動，其革命思想，與前不同，觀最近英文報所載印度人之革命而被英國政府逮捕者，爲數達六百餘人，可見印度之革命精神，頗有進步，未必悉爲英國所屈也。高麗亦然，日本之待高麗，異常苛刻，高麗

人本當有革命精神，不甘受制，處心積慮，爲獨立之運動者已久；日本雖防之甚嚴，然若高麗人始終堅持，則必有能達目的之一日也。若論中國領土，如安南，如高麗，如緬甸，如西藏，如臺灣等，或爲中國屬國，或爲中國屬地；要而言之，前此皆中國領土也，今乃已入外國版圖，中國對於各土地之主權，亦同時隨之喪失矣。諸君經過各通商口岸地方，最目擊傷心者，爲外國人管理海關一事。海關乃中國政府機關，質言之，中國之金庫也。金庫鎖鑰操諸外國人手，國安得而不危？救危之法，禦外侮先自平內亂始。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此精神即爲現在軍人之精神。但所謂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爲軍人精神之要者。能發揚此三種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國。以下試再分別述之：

第二章 智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今先言智；智之云者，有聰明，有見識之謂，是即爲智之定義。凡遇一事，以我之聰明，我之見識，能明白了解，即時有應付方法，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非以爾詐我虞爲智也。智之範圍甚廣，宇宙之範圍皆爲智之範圍，故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謂之智。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否則漸即於老朽頹唐，靈明日鋼，是以智之反面，則爲蠢爲愚。

智何自生？有其來源。約言之，厥有三種：一由於天生者，二由於力學者，三由於經驗者。中國古時

學者，亦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說，與此略同。凡人之聰明，惟各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積生差別，得多者爲大聰明，得少者爲小聰明，其爲智則一，此由於天生也。若由學問上致力，則能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爲聰明，不特取法現代，抑且尙友古人，有時較天生之智爲勝。例如甲乙二人，甲聰明而不好學，乙聰明雖不如甲，而好學過之，其結果，乙之所得，必多於甲，此則由於力學也。此外亦有不由天生，不由力學，而由經驗得來者，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故所歷之事既多，智識遂亦增長，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要而言之，智之來源，不外此三者而已。

軍人之智：一別是非，二明利害，三識時勢，四知彼己。

諸君皆爲軍人，須知軍人之智，爲軍人精神之一種，尤須知軍人之智，在乎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試再分述如左：

何言乎別是非也？凡爲軍人，要先知自己所處之地位，與所負之責任如何。軍人者，爲社會分功，有保衛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何謂分功？社會上之事業，非一人所能獨任，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等，在乎吾人自審所長，各執其業，此之謂分功。試再舉例以明之：若使以吾一人漂流孤島，造飯也，打魚也，摘果也，既無他人可以分任，非若居住城市，隨意所適，造飯則有司爨，即至打魚，摘果，亦皆有各司其事者，故一人之世界，與有社會之世界不同，欲求一飽，須兼數役，其困難可知！又不獨飲食爲然，如欲

避風雨，禦寒暑，則須自造房屋，自爲木工，非若在市鎮地方，欲建高樓大廈，但解囊出資，便可集事，不須自執工人之役也。由此觀之，一人之單獨生活，較衆人之共同生活，難易有別。倘同時漂流孤島者，其數能及十人，則舉凡造飯打魚摘果建屋諸事，不必集於一身，可以分功爲之，如此則勞苦減少，而所得效果亦多。社會者，即分功之最大場所也。合農工商等之各種組織，而始成一大社會，故社會之事業，愈分愈多，則愈形活動。諸君之爲軍人，亦不過爲社會分功之一而已。彼爲農爲工爲商者，因各有所事，不能躬執于戈，故有待於軍人之保護；而軍人之生活，則皆取給於彼，衣食住行四者，皆不須自爲，而有人代爲之。然則軍人所爲何事？對於社會所担任之職務何在？是在乎保護人民，與保衛國家，凡軍人所應爲之事，亦即在此。但如何而始能盡此衛國衛民之職務乎？其最先最要者，爲別是非。是非於何別之？軍人所以衛民，利於民則爲是，不利於民則爲非；軍人所以衛國，利於國則爲是，不利於國則爲非，是非不明，則已無軍人之精神。何能衛民？何能衛國？以余觀之，現時軍人，雖非無能明是非者，但亦有利令智昏之輩，往往只顧目前，以爲我有槍在，對於人民何求不得，於是軍人之名譽掃地，應盡之軍人責任，亦全然拋棄，不能保民，反以害民，社會何責有此軍人？國家亦何賴有此軍人？諸君旣爲軍人，則當思爲社會分功，爲人民爲國家負責，而所以能分功能負責者，即在別是非。是非之別，即在合乎道，不合乎道，

惟諸君自擇之。

何言乎明利害也？利害之與是非本相因而至。譬如軍隊所過地方，真能秋毫無犯，則民必爭先恐後，壺漿箪食以迎之。故利民者，民亦有利於我；其恃強壓擾，則民皆望望然去之，如避虎狼。觀去年桂軍與粵軍開戰時，往往桂軍正在前方攻擊，而後方人民出其不意，用種種方法破壞之，或截留械彈，或不供食品；此則因桂軍平日虐待人民，故人民以此報之。可見害人者，適以自害，利害之間，在乎自審。但以利害務求其遠者大者，勿貪其近者小者。何謂遠者大者？軍人以衛國衛民爲己責，其利亦即在此。但因吾國現時之國勢，故曰利害之與是非相因而至，是則爲利，利可爲也。非則爲害，害不可爲也。明乎此，始可謂智，始可爲軍人，始可爲革命之軍人。

何言乎識時勢也？諸君此次遠來桂林，更須渡長江而擣北京，志在統一中國，造成完全獨立之新國家。試問此事，爲何等事業？果有如何把握乎。爲在審時度勢而已。古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則知識時勢之必要，固非獨軍人爲然，而在軍人尤甚。何謂時？即時機成熟與否之問題，成熟則可爲，且爲之也易；不成熟，則不可爲，且爲之也難。例如種果，果已熟矣，摘而食之，味必甘美，反是則否，種稻亦然，未至收成之期，雖欲助長，不可得也。何謂勢？即勢力之順逆，與難易之比較是也。如同一石也，推之下山則勢順，而用力易；若欲移石於山上，則勢逆，而用力難，時勢之宜審度若此。此次北伐，以義師而推倒北方之軍閥官僚，直如摘已熟之果，穫已熟之稻，既至其時，應手而落。

；又如由高山推石，使之下墜，乘勢利便，毫不費力也。現時北方人民，對於北方之腐敗政府，厭惡已極，日望南方之援手，俾得早出陷阱之中，大軍一臨，勢如破竹，此即若推石下山之例，順而且易，只問推之與否，推則末有不下者，或以爲北方之軍隊，槍械較我完備，北伐豈能必勝！而不知時勢既已至此，事半功倍，取之甚易，我則得道多助，彼則衆叛親離，軍隊雖多，猶市人也！槍械雖足！猶外府也！故曰：乘時與勢，無不成功。諸君猶以爲國家尙未完全造成，故軍人之希望甚爲微薄，且渺不可知，造成此完全之國家，即全在軍人，有完全之國家，斯有遠大之利益。請以英美各國待遇軍人之方法，與諸君言：英美之待軍人，凡服役至一定之年限而退伍者，給以全糧，國家且爲擇相當之業務，所生子女，由國家給養，又有其子方服兵役，而父母無以爲養者，亦由國家扶助之；其在陣戰死亡者，子女扶養，須至一定之年限，即予能成立，女已出嫁之謂；父母則給養終身，妻不嫁者亦如之。彼英美各國優待軍人如此，故軍人亦爭出死力以衛國家；吾國軍人，則以未有完全國家，前途如何？希望如何？皆難預揣。或者今日入伍，明日解散，亦不可知。以渾軍論，不特無完全國家，且遠離本省，轉戰多年，其苦尤甚！此後欲求自己之遠大利益，則當乘此革命時期，用革命手段，造出新國家。亦如英美各國之軍人，退伍則給予全糧，即父母妻子，亦皆有所資以爲養，斯則爲軍人之利之遠且大者。若不此之爲，徒貪近利小利，今日搶商店，明日掠一富家，甚至借拉夫之名，施行劫之實，所獲無幾，而怨謗之積，乃如邱山，此不特無利可言，

且爲大害。所以觀去年桂軍受廣東人民後方之擾，卒至一敗而不可收拾者，是其例也。軍人者，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宜思建設新國家，以爲吾終身及子孫之倚賴，且其利不獨在軍人，四萬萬人民咸受其賜，其遠大爲何如耶！倘僅貪目前之近利小利，實則害也，非利也，利害不明，已不能自衛其身，又安能衛國？又安能衛民？時機未至耶？實則十年以前已早成熟。倘武昌革命之時；乘勢打破北京，摧陷而廓清之，北伐之事，不必遲至今日，此即若種粟種稻已至成熟之期，不摘不穫，終亦腐爛而已。時不可失，一誤豈容再誤，願諸君勉之！

何言乎知彼已也？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彼即敵人也。現在北方軍隊，其內容極形複雜，約可分爲三大部分：一爲奉系之張作霖，二爲直系之曹錕及吳佩孚，三爲皖系之段派軍隊，如浙盧閻李陝陳皆是。此三派者，兵力相等，同床異夢，相爭而莫敢先動，則成相持之勢，獨吳佩孚跳梁其間，而爲奉皖所同忌。吳一窮酸秀才耳，既爲旅長之後，騙取南方金錢，擴張軍隊，屢發通電，以贊成共和，建設民治爲言；一時人士，受其欺蒙，北方僞政府，亦倚之如長城。彼固宣言不爲督軍者，今則已受僞命之兩湖巡閱使；彼固矢口擁護民治者，此次入寇湖南，乃有決堤淹軍之舉，湘鄂人民，慘遭荼毒，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其名譽已掃地矣。即彼之內部，亦頗不穩固，如某某舊部之某某等，亦傾向我軍，派人前來接洽。吳佩孚自知天怒人怨，恐不能當北伐之師，近且派遣代表來粵，其用意如何，殊不可測。將來能倒戈

以抗徐世昌否，亦尙難知；以現勢言，彼與張作霖尤爲勢不兩立，故時有後顧之憂。更握要言之，則此三派之人，固已無一願效忠盡力於北庭者，以上所述，爲彼方之情形。至若自己之情形，則如何耶？兩粵固無問題，雲南貴州四川均屬一致，湖南亦準備對鄂反攻；此外散布北方軍隊，其中同情於我者尙多，只須同負革命責任，發揚革命精神，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則由於南方有主義，北方無主義；南方爲公，北方爲私故也。以有主義與無主義戰，以爲公者與爲私者戰，勝敗之數，奚待著龜？但觀此次本大總統來桂，人民歡迎之誠意，即可窺見一般矣。

軍人之智，如前述之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四者，固無疑義。但望諸君之爲軍人者，無論官長士兵，對於人民宜以仁義爲重，須知人民與我爲一體，利害與共，不過分功任事而已。

我爲軍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彼乃爲農爲工爲商，以供我之衣食者，即有待於我之保護。倘不能保護，而反殘害之，彼若相率謀足，無復敢爲農爲工爲商者，軍事之衣食將誰供乎？是其受害，仍在自己。故軍人之智，須以合於道義爲準。諸君既各有天生之聰明，曾受軍事教訓，而瀆軍又皆身經百戰，富有軍事上之經驗，於智之來源，固已兼備，誠能發奮其精神而光大之，何患夫北伐，又何患夫北伐之不成功耶？

仁與智不同，於何見之？所貴乎智者，在能明利害。故明哲保身，謂之智。仁則不問利害如何，有祇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無怨矣。仁與智之差別若此，定義即由之而生。中國古來學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據余所見，仁之定義，誠如唐韓愈所云：『博愛之謂仁』，敢云適當。博愛云者，爲公愛而非私愛，即如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與夫愛父母妻子者有別。以其愛在大，非婦人之仁可比，故謂之博愛。能博愛，即可謂之仁。

仁之種類：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國之仁。

仁之種類，有救世救人救國三者，其性質則皆爲博愛。何謂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佛教如耶蘇教，皆以犧牲爲主義，救濟衆生。當佛教初來中國時，隨佛教者頗多，而佛教教徒，乃能始終堅持，以宣傳其主義，占有強大勢力。耶教亦然，不獨前在中國傳教者，教堂被毀，教士被害，時有所聞；即在外國，新教亦迭遭反對；然其信徒，則皆置而不顧，仍復毅然爲之，到處宣傳，不稍退縮。蓋其心以爲感化衆人，乃其本職，因此而死，乃至光榮；此所謂捨身以救世，宗教家之仁也。何謂救人？即慈善家之仁，此乃以樂善好施爲事，如寒者解衣衣之，飢者推食食之，抱定濟衆宗旨，無所吝惜；居於鄉，而鄉稱仁，居於邑，而邑稱仁，此謂捨財以救人，慈善家之仁也。何謂救國？即志士愛國之仁，與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術，而異其目的，專爲國家出死力犧牲生命，在所不計。故愛國心重者，其國必強，反是則弱。試以日

本爲例，初本弱小，自戰勝俄後，乃一躍而與列強並峙。其故安在？即在於日本人之愛國心。愛國心於何見之？當旅順之役，日本欲封鎖海口，阻遏俄兵出路，須炸沉多少船艦；然此爲九死一生之事，故日本之司令官，不欲以命令行之，而欲徵求諸將士之志願，有敢死之士數百人即可，而其結果報名者，竟達數千，乃用拈籌之法，以定取捨。傳聞當時有籌數雷同之甲乙二人，互爭前往，其不得往，竟至躍海而死，以表決心，由是軍心大爲感動！日終勝俄，此所謂捨生以救國 志士之仁也。

軍人之仁，果如何耶？其目的在於救國。故自有軍人以來，無不曰爲國盡力，但專制國之軍人，與共和國之軍人，又有不同。專制國家乃君主個人之私產，認定君主即爲國家，故在此專制國之軍人，只可謂忠於一人一姓，爲君主出死力，非爲人民而犧牲也。若在共和國，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而犧牲者，即同時爲國家盡力也。專制國與共和國之軍人，相異之點若此。然國家之本質如何？爲軍人者，亦不可不知。據德國政治學者之說，彼則謂國家以三種之要素而成立：第一爲領土，國無論大小，必有一定之土地，爲其根據，此土地，即爲領土。領土云者，謂在此土地之範圍，爲國家之權力所能及也。第二爲人民，國家者，一最大之團體也，人民即爲其團體員；無人民而僅有土地，則國家亦不能構成。第三爲主權，有土地矣，而人民無統治之權力，仍不能成國，此統治權力，在專制國，則屬於君主一人，在共和國，則屬於國民全體也。

現今之中華民國，雖爲共和國，尙非完全真正之民主國。因武昌革命以後，仍爲官僚政治，武人政治，一切政權，悉操其手。彼固不知共和主義爲何物，國利民福爲何事，救國救民爲何等責任也。我南方軍人，不思救國救民則已，不負此救國救民之責任則已；負此責任，則非徒託空言，須有一定之主義，始可以成仁，始可以成功。觀前此革命先烈，前仆後起，視死如歸，則爲主義而犧牲也。主義維何？三民主義是也，已於第一章略述。茲再分析說明如下：

三民主義中：第一爲民族主義，欲言此主義，當回溯武昌革命以前。其時漢族受治於滿人，土地全被占據，二百餘年中，尊韃子爲皇帝。韃子者，即滿洲人也，或亦稱爲韃虜。初入關時，亦多有起而與抗者，卒以緇於實力，遂致失敗，揚州十日之慘殺，眞痛史也。自是而後，滿人日施其壓制手段，愚民政策，人民乃漸忘亡國之痛，甘心服從。自余提倡革命以來，人心稍稍感動，民族主義，漸次膨脹，一般志士，遇害頗多，殺一人復生十人，殺十人復生百人，由是革命思潮，震盪全國。直至武昌起義，始將滿人推翻，光復漢族。然則時至今日，民族主義，可以不言乎？未也！前者滿人以他民族入主中國，僭稱帝號，故吾人羣起革命。今則滿族雖去，而中華民國國家，尙不免成爲半獨立國，所謂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語！蓋藏蒙回滿，皆無自衛能力；發揚光大民族主義，而使藏蒙回滿，同化於我漢族，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是在漢人之自決。若不及今振拔，將來恐將流爲他國奴隸。而振拔之責任，尤爲軍人是賴，軍人者

，擁護國家者；故須將中華民國國家臻進於獨立之地位，然後民族主義，始爲圓滿解決。否則滿族雖已排斥，代滿族而起者，虎視耽耽，正復繁多，其結果將如緬甸之征服於英國，安南之吞併於法國，是則大可憂也。

吾國今日所以墮落於半獨立國之地位者，追原禍首，其咎在滿人。彼滿人固最富於民族思想者，種種政策，無非壓抑漢人；因漢人之文明智識，皆在其上，深恐漢人果佔優勝，必爲其害。滿人中有端者，常言甯可送與朋友，不可給與家奴。彼蓋以朋友比外國，以家奴比漢人；故在滿清時代，凡割讓土地，喪失國權之事，甘心爲之，絕無顧忌。直至革命以後，滿清雖已推倒，而已失之國權與土地，仍操諸外國，未能收回。以言國權，如海關則歸其掌握，條約則受其束縛，領事裁判則猶未撤銷；以言土地，威海衛入於英，旅順入於日，青島入於德，德以敗後，而山東問題，尙復受制於日本，至今不能歸還。由此現象觀之，中華民國固未可謂爲完全獨立國家也。吾人若以救國爲己任，則仍當堅持民族主義，實行收回已失之土，與國權，始能與日本暹羅同爲東亞之獨立國，勿謂滿清已倒，種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義，即可束諸高閣也。

次言民權主義：前此帝制時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於國家：直視爲自己之私產；且謂皇帝爲天生者，如天子受命於天，及天眷聰明諸說，皆假此欺人，以證皇帝之至尊無上；甚或託諸神話鬼語，堅人民

信仰；中國歷史上，固多有之。現今民智發達，君權國已雖存在，且受革命思潮之影響，大多數傾向民權政治；敢斷言將來世界上，無君主立足之地。其在歐洲各國中，則以英國爲先覺，革命最早，造成立憲國家，一切政權，在於國會；君主權力須受法律上之制限。此外如法國，亦幾經革命始成今日之民權國。歐戰以後，德國俄國，乃亦一變而成爲民權國。夫德國固素以德意志帝國主義自雄者，不圖反對帝制之革命，一鼓成功；俄國亦號稱極端專制，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乃竟同時並舉，遂有勞農政府之建設。此徵諸外國民權主義之發達與傾向，已有明證。即言吾國滿清既倒而後，或尙以爲帝制死灰，可以復燃；故袁世凱稱帝時代，上勸進之表者，頗不乏人，然前後八十日間，終歸泡影；此後張勳復辟，率兵入京，乃亦不旋踵而敗。足見君權之不能戰勝民權，爲世界潮流，爲古今公例，不可強而致也。

君權國者，爲君主獨治之國家，故亦曰獨頭政治；民權國者，爲人民共治之國家，故亦曰衆民政治。（但如代議制之民權國非由人民直接參與政權者尙不得謂純粹之衆民政治）試以經營商業爲例：有東家生意，與公司生意二種。東家生意者，由東家一人主持之；公司生意者，由股東多數人主持之。君權國即如東家生意，權在君主一人；民權國，即如公司生意，權在股東多數人。今日中華民國國家，固一民權國也，既曰民權國，則宜爲四萬萬人民共治之國家。治之之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權力。此權力可分爲四：一，選舉權，凡爲中華民國人民，皆有此選舉權與被選權，由人民選出官吏，擔任國家或地方之立

法行政機關各事務，此官吏即爲公僕。二，罷官權，人民對於官吏有選舉之權，亦須有罷免之權；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東選任，亦可由股東廢除也。三，創制權，由人民以公意創制一種法律；此則異於專制時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也。四，複決權，比即廢法權，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廢止，或修改之。以上四種，爲直接民權，有此直接民權，始可謂之行民治，彼北方之吳佩孚，亦嘗云贊成民治矣，而近來行爲，適得其反；彼固非真知民治者，不過假冒名義，以資號召，爲自己保勢力固地盤之兌換券耳！夫民權者，謂政治上之權力完全在民，非操諸少數武人或官僚之手。吾國久受專制餘毒，武昌革命以後。由帝治而移於官治，民氣仍遭抑壓；現雖高揭民治標幟，而一般人民，尙不知直接民權爲何物；是在吾人竭力提倡，務使民權日益發達，然後民治仍可實行也。

民族與民權主義，既如前述，茲再就民生主義言之。此三種主義，皆爲平等自由主義，其效力本屬相通，故主義雖各分立，仍須同時提倡。民族主義者，打破種族上平等之階級也，如滿清專政，彼爲主而我爲奴，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不平孰甚，故種族革命因之而起。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平等之階級也，此爲對內，而非對外，與民族主義不同之點，即在乎是。如君主政治，貴族政治，皆爲獨裁政治，人民無與焉，是則以一人（君主）或少數人（貴族）壓制多數人，故常因反動之發生，遂成政治革命。若夫民生主義，則爲打破社會上平等之階級，此階級爲貧富階級，如大富豪，大資本家，在社會上壟斷權利

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縛馳驅，陷於痛苦；故常有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地無立錫之數，社會革命，勢不能免。以中國論，現時雖尙無大資本家專制弊，然將來實業發達，則亦必有社會革命問題發生。或謂中國既無資本家，何必提倡民生主義，豈非無病呻吟歟？不知其於中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皆因治病而求艾；民生主義，則爲思患而豫防，及今不圖，後將爲患！故衛生之與療病，自亦不同；一則防之於未然，一則治之於已發也。中國今日雖無大資本家，然其見端固已有之。試以上海廣州二處爲例，上海之黃浦灘，前時一畝之地，不過價銀二十兩，現時地價則不知漲高幾倍；廣州之長堤，當未闢馬路以前，每一畝地僅值五六百元，今則有一畝而索價三四萬元者矣。將來此種土地，盡入資本家之手，一般貧民之痛苦，即因之以生。蓋資本家必先以賤價收買貧民之土地，迨全行收買之後，復以高價租賃於一般貧民，貧民無如何也。衣食亦然，若俱爲資本家所壟斷，生活與工價不能相應，遂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如美國工人錢雖多，而生活仍難維持，已陷於此種之困境，即其明證。再舉一例，以桂林論，固素稱山水甲天下者，然非獨千岩競秀，徒爲美觀而已，實則桂林之大富源，即藏於此。試觀桂林週圍之石山，即洋灰之好原料也；將來實業發達，將此石頭造成洋灰，即所謂士敏土，洋灰之銷路甚多，用途甚廣。開發此石山之資本家，其所得利益，將不可以數量計；猶如美國之煤油大王，亦可稱爲石頭大王矣。由是觀之，中國實業發達以後，資本家之以資本能力壓制人民，固必然之勢，若不豫防，則必蹈英美之覆轍也。歐洲當二百年

前，爲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以來，爲政治革命時期；現今則爲社會革命時期。此三者，一線相承，故須同時唱導三民主義。但觀英美今日之社會問題，便當自覺；因彼於政治革命成功後，不復計及社會革命，故有此弊。若俄國現時之新政府，則有鑒於此，乃以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所謂勞農政府者，直乃農工兵政府，即以爲農爲工爲兵者組織而成之政府也。彼之新政府，不獨推翻君主專制且實行打破資本家專制，是即所謂社會革命，亦即所謂民生問題。各國深恐此主義傳播其國內，人民受此影響，勢將起而效尤；故互相聯合，以與俄國戰，迄今四年，仍不能戰勝俄國，此則俄國之以主義勝也。

中國今日民窮財盡，所患在貧；而各國之所患，則在不均。以余觀之，貧富問題，即分配不均問題。欲謀救貧之法，同時須先將不均問題，詳加研究。故民生主義，必不容緩，否則三十年後，產出多數資本家，其害殊非淺鮮。第就吾國現勢而論，此民生主義爲預防政策，但須研究對於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遽學各國將資本家悉數掃除。因吾國現時尙鮮大富豪，將來縱或有之，果使先事預防其弊，亦不如歐美之甚。預防之法維何？依余所見，不外土地問題，與資本問題。對於土地，宜先平均地權；此與中國古時之井田同其意，而異其法。法之大要有二：一爲照價納稅，一爲照價收買。照價納稅者，卽爲備價百抽一法，例如每畝值二十元，納稅二毫；果進以至於每畝值二十萬元者，納稅二千元；如是則地稅之論，胥得其平矣。但照價納稅，必先自規定地價始。英國嘗有估價局之設，且尙慮估計不平，人民有

不服者，許其申訴，因復有控訴衙門；然此法勢不能行於中國，恐徒滋擾，不如由人人自行估價呈報，即照其呈報之價抽稅，較爲簡便可行。所慮者，卽爲希圖少納地稅，抑價騰報之一點，實則可勿慮也；苟同時規定照價收買之法，卽可免此弊。例如有地一畝，價值千元，年應納稅十元，若彼以圖減稅額之故，只報每畝值百元而每年稅額僅納一元已足，是誠於彼有利；然一經照價收買，則原報價值百元者，國家得以百元收買之，其受損不益甚乎？如是則地主以預防他日之收買故，必不敢抑價騰報，此土地問題之解決方法也。至若解決資本問題，必先振興實業。中國現正患貧，豈有資力興辦？余地主張借外債，以從事生利事業，不可以供消耗之用，如北庭剝肉醫瘡之所爲，宜以之開闢市場，工廠，及一切嶺山，鐵路，定爲國有。中華民國國家者，爲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此種事業，既爲國家所有，卽爲四萬萬人民所共有，不至操縱於少數資本家之手，始可謂之國利民福也。

以上三種主義，爲軍人之精神所由表現，亦卽爲軍人之仁所由表現。軍人者，以救國救民爲目的，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國與民弱且貧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卽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

第四意 勇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既有智與仁矣，無勇以濟之，仍未完備。茲述軍人之勇，須先知勇之定

義如何。古來之言勇者，不一其說。一往無前，謂之勇；臨事不避，謂之勇；余以爲最流通之用語，不怕二字，實即勇之定義，最簡括而最確切者。孔子之言：『勇者不懼』，可見不懼，即爲勇之特徵。孟施舍古之勇士，其言曰：『舍豈能爲必死哉？能無懼而已矣！』由是以觀，不怕即勇之定義，決無可疑。但軍人之勇，須爲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勇始可，否則逞一時之意氣，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誤用其勇，害乃滋甚！今再就勇之種類，分別言之：

勇之種類不一：有發狂之勇，所謂一朝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者是也；有血氣之勇，所謂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者是也；有無知之勇，所謂奮螳臂以當車輪者是也。凡此數者，皆爲小勇，而非大勇。而軍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義，爲世界上之大勇，古人有言，『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即恐輕用其勇，誤用大勇，徒成爲游勇之勇。彼桂軍多係游勇出身，此次粵軍援桂，桂軍一遇粵軍，輒即潰敗，其故何耶？則以無主義無目的無知識故，雖一小勇，於事奚濟？諸君試觀沈鴻英軍隊，在桂軍中頗以善戰名，自去年自廣東敗竄回桂，復由桂敗竄而走湖南，轉入江西，殘部僅二三千人，所過如入無人之境，似具勇氣者，然祇係強盜性質，不得爲真正軍人之勇。以贛軍與沈軍比，贛軍固真正軍人也，乃沈軍先至江西，而贛軍尚在桂林，江西宜爲贛軍範圍，竟被沈軍侵入；此時爲贛軍者，正當發憤爲雄，實行回贛，以雪此恥。且贛軍回贛，與滇軍回滇，情勢不同；因贛省尙屬北方地盤，滇省已爲西南團體；故滇軍不

必回瀆，贖軍必要回贖。明乎此，則爲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大勇，所以異乎游勇之勇，而爲真正軍人之勇也。

軍人之勇：一長技能，二明生死。

軍人之勇，第一必要者爲技能。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於現今各國之新戰術新武器，自耳熟能詳，無庸贅述，但武器與戰術，固有關係者。以中國論，昔用弓箭，而今用槍砲，武器不同，戰術亦隨之而異；自海禁既開之後，與英戰，與法戰，與日戰，與聯軍戰，未有不敗者，非無槍砲，不諳戰術故也。苟諳戰術，則昔日安南中之黑旗，法國患之，南非洲杜國之農民，英國患之；彼之所用戰術，皆爲游勇戰術，最能制勝。余亦主張此戰術頗適用於中國，若與北方交戰，尤爲相宜。約言之，有五種技能，爲游勇戰術中最可採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吃食。以下試再分別述之。

何謂能命中？軍隊之有無戰鬥力，以能殺敵與否爲斷，故命中爲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論，即外國軍隊亦未必擅長。此次歐戰發生，每一日中所用于彈，實不知其幾萬萬也。其在激烈戰鬥時，每日所用，有至十數萬萬者，然以其効力計之，則非萬彈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戰術，乃以子彈遮攔敵人，便不得前進，故多在二千密達以外用之；若在八千密達以外，至幾萬密達時，則須用重砲，亦如用步鎗。然多在以彈遮攔敵人之前進。此外空中以飛機戰，水底以潛艇戰，類皆愈出愈奇，尙有震天地洞，與閉天地洞，

爲砲彈所不能及者。兩方兵士相遇，則以徒手搏擊；甚有排戰時，圍若無人，不知其戰鬥地點，在於何處，惟其所耗子彈極多，以噸數計，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每一噸合中國十六担八）此種戰術；中國決不能學，因彼之製造子彈有加無已，且發彈係以機器，不費人力。現有最新式機關槍，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以一百顆爲一盒，計算每一分鐘可發十五盒，彼固不求一一命中，務在多發子彈，堵截敵人而已。若游勇戰術則與之相反，彼視子彈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輕施放；而有五十顆子彈，便已十分滿足。以現在軍隊論，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何以一言北伐，猶以爲少，豈命中之技，尙不及游勇耶？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補充，有在後力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視子彈，因其子彈只有此數，非遇敵人，則無補充之機會，故不在後方接濟，而在取諸前方。此不獨游勇爲然，即如粵軍自援閩以至回粵，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爲多，而不專恃後方接濟，其明徵也。若在無鎗砲而用弓箭之時代，射箭比放鎗更難，而古時有百步穿楊者，即在於能命中，否則臨陣之際，最多隨帶三四十枝箭矢；若無命中能力，即不啻無的而發矢，只須數分鐘間，矢盡而已亦就擒，又焉能戰？槍砲亦然，不能命中，則子彈之消耗多，而殺敵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壇之戰，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而張勳之兵死傷，合計不過一百七十餘人，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由是觀之，子彈之有效，在能命中，若不能命中者，子彈雖多，皆爲贅物。近 兵士往往輕心放鎗，不問命中與否，放鎗時，甚有高抬兩手，或緊閉眼睛者，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須知子彈

至。寶貴，中國固無若干大兵工廠，不宜學歐洲戰術，以子彈爲遮障，宜學游勇戰術，視子彈如生命。但平時須練習射擊，務求命中，不虛。此爲軍人之勇，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

何謂能隱伏？即避彈方法。但此種避彈，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乃係利用地形，爲人身之屏蔽。余在安南時，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頗大，敵人一望即知，故須藉地形以爲埋伏之所，或藏在石頭後，僅露其首，以使靶子縮小，敵人無標的可尋，我尙可從容窺探其舉動，即在子彈如雨之際，尤宜深自閉藏，勿庸驚竄，因此時前後左右必無敵人蹤跡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蓋得諸經驗，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地形屬於天然的如石頭是地物屬於人工的如一切建築物是）故隱伏亦爲技能之一。何謂能耐勞？此與隱伏相關聯者。我亦嘗聞諸游勇，彼謂隱伏秘訣，只是不動二字，至少須能耐十二小時之勞，直至夜深始可潛行。因子彈之速力，異常快捷，人雖有追風之絕足，必不能過於子彈，走避易爲所中，不如耐心隱伏，較爲安全也。此尙有實例可證：前此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有一次僅剩四人，逃在山上，敵之圍攻者，約六百人，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三十人爲前鋒，而此四人者，如何抵禦？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未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近在五十步左右，始行開槍。每開一排，必死敵二三人，連開三四排，敵人之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此一役也，即全在有命中隱伏與耐勞之技能，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甯有幸耶？

何謂的走路？現時中國尙未有完全鐵道，行軍之際，專恃走路。練習之法，只須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後，每日遞加五里，如此則不覺勞頓，而脚力自健。彼游勇戰術，亦即以善走稱。尙有實例可徵，北軍一到南方，每以山嶺崎嶇爲苦，南軍則如履平地，快捷異常，是爲我之所長，敵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亦爲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意也。

何謂能吃？游勇所恃之糧食，即此炒米一種，每人攜帶十觔，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饑，遇有作戰時且無須費造餉時間，此亦爲游勇之特長，勝於正式軍隊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佔據地方不少，卒因後路補充缺乏，乃至於敗。糧食亦爲補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食，則於行軍極爲簡便，既免飛芻輓粟之苦，而給養亦不患煩雜也。

軍人之勇，於技能以外，更有明生死之必要。不明生死，則不能發揚勇氣。所謂勇，即不怕二字。然暴虎憑河，人之所能；獨至於死，則未有不怕者，以欲生惡死，人之常情也。研究此問題，爲哲學上問題。人生不過百年，百年而後，尙能生存否耶？無論如何，莫不有一死。死既終不可避，則當乘此時機，建設革命事業；若僅貪圖俄傾之富貴，苟且偷活，於世何裨？故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死得其所則重，不得其所則輕。吾人生今日之世界，爲革命世界，可謂生得一時，予我以建功立名之良好機會。夫湯武革命，孔子且贊禱之，彼不稱帝王革命，英雄革命；而我則爲人民革命，平民革命，乃前不及見後不再

來之神聖事業。先我而生者，既不及見，後我而生者，亦必深自恨晚，且不知若何羨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爲革命而生我；其死也，爲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於此時者。諸君試觀黃花岡烈士，從容就義，殺身以成其仁；當日雖爲革命而犧牲，至今浩氣常存，極歷史上之光榮，名且不朽，然猶曰爲革命失敗而死也。若此次革命乃必成之功業，又何憚而不爲？又何死之可怕？今日集此一堂者，大半皆在二十歲以上，至多更有八十年之壽命，終不免一死；死於牖下，與死於疆場，孰爲榮譽？是在明生死之辨。如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者，舍生而取義也』。故爲革命而死，爲成仁，爲取義。非若庸庸碌碌，輩終日醉生夢死，無所表見；又非若匹夫匹婦之爲，自經於湍瀆，而莫知之也。諸君既爲軍人，不宜畏死，畏死則勿爲軍人。須知軍人之爲國家效死，死重於泰山，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生死之間，在乎自擇。明生死，則能鼓其勇氣，以從事於革命事業，爲革命軍人，革命成功，可立而待；將來之幸福，且無窮極。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諸君幸共勉之！

第五章 決心

一成功，二成仁：

軍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國家之責任。改造國家者，實言之，卽造成新世界於破壞之後，加以建設。謂負此責任，全在吾人之決心。決心於何見之？在夫精神。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證券及担保也。軍人精神

，前已言之：第一之要素爲智能，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然後左右逢源，無不如志。第二之要素爲仁，而所以行仁之方法，則在實行三民主義；此三民主義，亦即與美國總統林肯所言民有民治民享之說相通。第三之要素爲勇，軍人須具有技能，始足應敵；而又須明於生死之辨，乃不至臨事依違，有所顧忌。此三者，爲軍人精神之要素，欲使之發揚光大，非有決心，不能實現。但所謂決心者，須多數人決心，合羣力羣策而爲之，非少數人所能集事。諸君要知此次出發桂林，尙須奮勇前進；雖曰桂林山水甲天下，非以此爲安居樂業之地，將欲改造新世界，以求一勞永逸始可。因此所生之結果有二：一曰成功，二曰成仁。所謂成功成仁者，乃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吾人何爲而革命？務在造成安樂之新世界，期其成功。不成功毋甯死，死即成仁之謂，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此次諸君，隨本總統出，從事革命事業，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則同捨一死，以殉吾黨之光輝主義，亦不失爲殺身成仁之志士。雖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鴻毛之別。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則爲死重於泰山，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惟諸君圖之！吾人生在惡濁世界中，欲打破此舊世界，剷除一切煩惱，以求新世界之出現；則必有高尚思想，與強毅能力以爲之先。在吾國數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如此，則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是爲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謂天下爲公。要使老者有所養，壯者有所當，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

如能實現，然後不見可欲，則民不爭，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國新創設之政府，頗與此相似；凡有老者幼者廢疾者，皆由政府給養，故謂之勞農政府。其主義在打破貴族，及資本家之專制。因而俄國革命黨，乃被各國合攻；然迄今數年，仍不能亡。此即因俄國新政府具有決心，始能貫徹其主義；否則俄國之敵者，王黨勢極強大，哥薩克兵力亦不薄弱，此外尚有歐美諸國，恐其新主義傳播，將不利於己，因之羣起與抗；有此種種阻力，俄國若稍有顧忌，則必不能成功，其卒能成功者，決心而已。

吾人若欲建設新世界，則亦必思如何始能建設，非可託諸空談也。今日之世界，乃自私自利之惡濁世界；在此世界中之人類，既無保障，又無希望，且陷於極端痛苦，於是有生厭世思想者。若論軍人地位，吾國常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之俗諺，意若其人必為身無職業，以當兵為生活之未路者；此雖由中國輕視軍人之故，亦以實際上無何等希望，故有此語。以余觀之，不特軍人為然，即一般社會前途，亦復非常慘澹。在諸君之為軍人者，無論為官為兵，雖有薪水火食，僅足自活；而父母妻子，尚不能無所資以為扶養。故在此舊世界，實無一人能脫煩惱者。

今日國人多羨慕僑商矣，諸君必以為彼有多金，宜可高枕無憂，而抑知不然。華僑之初往外洋也，實乃被賣為奴，廣東語謂之豬仔。從前有古巴招工，南洋招工，在澳門等處，以此買賣為業者，謂之豬仔館。或被賣出洋之輩，率皆中國人之窮無聊賴者，始肯出此。諸君但觀其今日之富，而不知其當日之苦；且

總計一年中，出洋者不下數十萬人，其能致富回國者，爲數復極寥寥。余因此憶及余友嘗爲余言，彼前在南洋時，一日與外國人同行路，經華僑所開設之鹽場及樹膠園。彼外國人者，指以告余友曰：『此皆爾中國人之鴻圖，而收吸吾歐人領土精華之成績也』。余友無以應之。適復同行，過一大墳場，余友乃以問外國人，此墳墓者何耶？外國人曰：『墳場耳』！余友曰：『爾謂中國人出洋致富，爾尙未知中國人之因出洋而死於是間，如此塚中之髑髏者，不知凡幾也』。由是以觀，南洋華僑之狀況，大略如此。尙有美洲華僑，其生計雖較南洋華僑稍勝；然一生幸福，亦復有限。大率美洲華僑，二十五歲出洋，爲人傭工，在外十年，稍有餘資，至三十五歲時，回國娶妻，娶妻之後，不及半載，餘資已罄矣。又須出洋十年，直至四十五歲回國，稍得餘資，乃建家宅，宅成而金又盡，仍不克甯居。迨第三次出洋以後，始能得資，以略置田畝，然至此已五十五歲矣。適適異國，昔人所悲。彼美洲華僑者，三十年中，家居之日，不及二載，亦未見其能安樂也。

余於此，尙有實例爲諸君言之：諸君今日未有一千萬財產，必以爲果有一千萬者，其愉快何如？以余所眼見之例證，則適相反。余前此由香港赴南洋時，同舟者有一華僑富翁，家產約二千萬。余與彼同在一等客艙，常相晤談；彼乃日日訴苦，似余爲之分憂者，余始甚詫異！迨舟行日久，頗厭惡之。因自往大艙中，視彼出洋之工人；（即被賣出洋之豬仔）私自忖度，彼工人之愁苦，定較富翁爲甚，而抑知不然，工人雖坐一團，其狀至樂，有閒談者，有唱歌者，此時余又大詫！何以富翁之多財而憂？尙不若工人之能

樂其樂也。迨折回自己籍位時，所謂富翁者，訴苦仍復如前。余因告以適往大艙，彼出洋之工人，却甚歡樂，而予已積產二十萬，似重有慶者，抑何不近人情之甚耶？富翁拾余言，驟然而起曰：『我在三十年前，亦工人也，亦如彼出洋之工人，固亦樂也；今雖有二十萬財產，不惟不樂，且憂甚。試思兒女成行，娶者嫁者，皆仰給於我；我予復多不肖，長者耗我數百萬，次者所耗亦百餘萬，此後子復生孫，孫復生子，僅恃此二十萬財產，何以維持？又安得而不憂耶？』準是以觀，財產雖多，仍不免於愁苦。諸君試以一身之外，計及妻兒，則亦不能不作此感想也。尚有一例，香港澳門，從前恆有積產之家，恐其子孫浪費，而以家產託之善堂管理；將其入息半數，捐入善堂，留其半以遺子孫；以爲如此，可以長久可存。不知此法，初尙可行，今則善堂中人，亦多半懷慈善名目，騙取金錢；故廣東善堂，人有目之爲善棍者。依以上二例，可見在現今世界，不論有無財產，幾無一人不在痛苦之中，非獨軍人爲然。即以軍人論，能如李純王占元者，有幾人乎？以彼之剝削人民，積產至數千萬，亦云位尊金多矣；乃一則不得其死？一則不安於位，此者者更無論。蓋在現世界之社會，生活必無良果；須決心改造新世界，始有安樂可言也。安樂之新世界，果如何改造耶？此時中國人皆自以爲民窮財盡，其患在貧；而外國人乃垂涎中國之富源，且欲瓜分之，則中國之不貧可知。以桂林言，所有石山皆可製成洋灰，即所謂士敏土；將來科學進步，機器發明，名爲石山，實乃黃金。只此一端，已足致富。此外廣西之礦產甚多，各省亦皆如是，外國人常有欲開採者

。中國產煤，爲各國冠，倘完全開發，可供世界數千年之用。不過中國不自開發，貨棄於地，猶如珍寶藏在鐵櫃，若無鑰匙，終亦死藏而已。廣東俗語，有所謂『失匙夾萬』者；（夾萬即鐵櫃之類）中國之貧，正坐此病。倘能用其聰明智識，從事開發，則吾人自身幸福，與子孫之幸福，實無涯矣。改造安樂之新世界，即在乎此。

新世界國家，與以前國家不同。通常國家僅能保民，而不能教民養民。真能教民養民者，莫如三代，其時井田學校，皆有定制，教養之責，在於國家，後世則不然。所謂國家，無論政治若何修明，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能保民斯爲善矣。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則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教民養民，亦當引爲國家責任。試觀俄國新政府，彼之革命發生，尙在我後，其成績較我爲優；因其目的不在謀一人生活與一家生活，而在謀公衆生活。如牛乳等之精良食品，先給幼者，老病者次之，軍人又次之，再後始及於普通人；又如貧民之無力入學者，國家須設法扶助，使得入學。此即所謂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以教以養，實在國家。大同世界，所以異於小康者，我國新政府之計畫，庶幾近之。由俄國而反觀吾國，其情況之比較如何耶？俄國之革命，爲打破政治之不平等，同時打破資產之不平等；而吾國今日則尙無大資本家產出。只須用預防政策；使俄國更易爲力。彼俄國之新政府，名爲勞農政府，實即農工兵政府；其軍人皆有主義，有目的，故能與農工聯合而改造新國家。吾國今日之軍人，倘亦具有主義及目的決心

，改造新中國，其效果必在俄國上。何以知其然也？俄國在寒帶，而中國在溫帶；俄國有資本家，而中國無資本家。無論天然的方面，人爲的方面，均較俄國爲勝。將來倘能成立新國家，另有新組織，則必不似舊世界之痛苦。預料此次革命成功後，將我祖宗數千年遺留之寶藏，次第開發；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爲公衆謀幸福；至於此時，幼者有所教，壯者有所用，老者有所養，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實現，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且將駕歐美而上之。諸君思此無量幸福，視彼南洋之富翁何若？視彼李純王占元又何若耶？而所以博此幸福者，則全在此次之革命，與此次之革命軍人。此次革命爲順天應人之事業，必能成功，前已言之。設若不成功，則如何耶？古人有云：濟則國家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死者，即成仁是也。成仁而死，極有偉大之價值。縱使前仆後繼，犧牲多數人之生命，而能博得真正共和，即亦無所吝惜。是在立定決心，從事革命；成功而後，匪獨公衆之福，抑亦私人之利。試舉一例，舟在大洋，觸石將沉，乘舟者，若不協力救助，猶自檢點行李；試問舟果沉，行李尙能獨存乎？吾人對於國家，亦即如是。坐視其亡，將無立身之地，救亡之責，端賴軍人。今者諸君將由桂林出發，其所取之途徑，即不外成功與成仁二者。一言以蔽之曰：決心而已！決心則能發揚軍人之精神。造成光輝之革命。中華民國國家實利賴之。諸君勉乎哉！

國民應以人格救國

——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對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講——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諸君：今天歡迎諸君，蒙諸君光臨，兄弟是很榮幸的。兄弟今天在廣州開這個歡迎會，是用兩種資格：一種是代表西南諸省，用西南行政首長的資格；二種是代表中國國民黨，用國民黨領袖的資格，來歡迎中國青年會全體諸君。就你們青年會說，可以被歡迎之點極多，不是一言可以說得盡的。專拿青年會的宗旨講，是用體育智育德育三項標題來救國，就是這一件，便應該被人歡迎。所以青年會是我們想救國的黨人，所應該歡迎的！救國事業，從前用大多數的號召，在國內進行的很少，只有國民黨全體主張捨身救國。民國成立十年多，沒有大團體表示來救國；用大團體表示來救國，在廣州開會，這是頭一次。所以國民黨對於這項表示，是特別歡迎的！

我們人類的天職，是應該做些甚麼事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羣社會，天天進步。要人類天天進步的方法，當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種宗旨，互相勸勉，彼此身體力行，造成頂好的人格；人類的人格既好，社會當然進步！我們社會經過古今許多人羣的改良，自草昧初開以至現在，已經進步了很多；但是現

在社會的道德範圍，還沒有進步到極點。就人類的來源講，基督教說世界人類，是上帝六日造成的；近來科學中的進化論家說，人類是由極簡單的動物，慢慢變成複雜的動物，以至於猩猩，更進而成人。由動物變到人類，至今還不甚久，所以人的本源便是動物，所賦的天性，便有多少動物性質。換一句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自然不至於作惡；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當然是向軌道而行，日日求進步。所謂人為萬物之靈。科學和宗教衝突之點，就在所見人類來源之不同；由這一點所見之不同，便生出科學與宗教之爭，至今還沒有止境。惟是人類的知識，是天天進步的；今日人類的知識，和古時大不相同。今日人類的知識，多是科學的知識；古時人類的知識，多是宗教的感覺。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細細去研究，研究屢次不錯，始認定為知識；宗教的感覺，專是服從古人的經傳，古人所說的話，不管他是對不對，總是服從，所以說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學比較起來，科學自然較優！譬如現在我們用眼光看遠方之物，多用千里鏡幫助，看得很清楚。千里鏡是近來科學發明的，古時沒有科學，所以沒有千里鏡，看遠方之物，當然不及現在看得清楚，這就是宗教不及科學。因為這樣的原故，現在宗教專迷信古人經傳之不方便的地方很多，便有主張更改新舊約的，推廣約中的文字範圍，以補古人所說之不足。至於宗教的優點，是講到人同神的關係

或同天的關係，古人所謂天人一體。依進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更進化而入於神聖。是故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才算是人類進步到了極點。

中國青年會，是美國人介紹過來的，現在各省很發達；中國會員有七八萬人，團結起來，已經成了一個很堅固的團體。兄弟在二三十年前，便和這個團體來往，這個團體中的朋友也很多。但那個時候一些朋友，如果講到國事，便說我們不問政治，所以不談國事。我們革命的人聽了，便很以為奇怪，便猜疑起來，究竟青年會所做的是些甚麼事呢？結合這個團體是甚麼用意呢？後來我有一次到美國，遇到選舉總統的時候，看見無論那一界的人民，想知道對於某地某人運動總統，某地對於某人選舉票數的多少，種種新聞，每分鐘每秒鐘，都是非常注意；其熱心選舉勝敗之狀態，真是舉國若狂，而青年會的會員尤其熱心討論。討論選舉總統，是不是該政治呢？是不是想與聞國事呢？而介紹到中國來的青年會，便說不問政治，我也莫明其妙！

政治二字的意思，譯成英文是 Politics。英文 Politics 的意思很廣，用途很多。譬如我從前有一次在外國人家內吃晚飯，吃完之後，主婦對他的家人說：『Notarily Politics to night。』（歡笑）這句話直繙譯過來，便是：『今晚不談家庭政治。』就講話的意思繙譯過來，便是：『今晚不談家庭是非。』故就 Politics 這個字講，有三個意思：一個是國政，就是政府中所行的國家大事；一個是黨爭，就是政

這中彼此所用的詭謀；一個是說是非，就是像以前所舉的家庭是非之例。外國人常揮把是非都說是 *Politics*。因爲不想談人的是非，所以說 *No Politics*。我們中國留學生在外国，聽到說 *No Politics* 的話太多，不下細研究這個字用時的的意思；一回到國內，便說外國人都不談政治，所以我們不問政治。試問外國人果真不問政治，爲甚麼歐戰期內，在中國各國人，都回去捨身打仗呢？捨身打仗是不是問政治呢？再者在中國傳教的，有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他們的教堂雖然不同，他們所奉的神，都是耶穌上帝；所以他們本國之內，所奉的宗教，都是大概相同；到了開戰之後，各國教徒還是各衛其國，彼此殘殺。就這個情形說，是宗教爲重呢？還是政治爲重呢？宗教是不是問政治呢？宗教能是問政治的，所以今晚兄弟也來同諸君談一談政治。

說到政治，便要講國家。國家的責任，便設立政府，爲人民謀幸福。政府這個東西，近來各國學者有的說是可以保護人民，代謀幸福，主張是應該有的；有的說是干涉人民的幸福，成極大，應該把他減少，減少至於零，便主張不應該有，而成無政府。這項學說在俄國頂發達，因爲他們從前的專制政府，過於暴虐，要打破他，便主張無政府。究竟政府在人類中，是有沒有用呢？在座諸君是主張改良人類來救國家的，自然不說政府是無用的。人民在國家之內，國家根基所以能穩固之理，便是在人民的文明進步，互相團結，拱衛國家。人民的文明進步，在人民的自身本來可以達到，不過有了政府，加以提倡和輔助的工

夫，進步得更快。所以我們要社會的文明很高，人類進步得很快，政府不是無用的。如果有了良政府，社會的文明便有進步，便進步得很快；若是有了不良政府，社會的文明，便進步得很慢，便沒有進步。這種成例，古今中外極多。在我們中國，自有史四千餘年以來，社會極文明的時候，莫如周朝；那時候種種哲學和科學的文物制度，外國到今日才有的，中國三千年以 便老早有了。我們推究周朝何以有那麼好的文明呢？便是因為有文武成康的良政府。到了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政府便不良，文明便退化，弄到古時已經有了的文明，到後來幾幾乎絕跡；到了滿清政府，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幾幾乎有亡國滅種之憂。十二年前許多志士，要救國保種，便去革命，推倒滿清，成立民國，想用人民自己的能力去挽救國家。但是民國成立了十二年以來，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滿清政府雖然已經推倒，滿清的餘毒還未清，所有留存下來的官僚武人，都把政府霸佔住了。所以民國還不是在人民之手，完全是在武人官僚之手。我們從前因為有革命志士的奮鬥，所以不亡於滿清政府之手；以後如果不繼續奮鬥，便要亡於滿清武人官僚之手。我們要那一般武人官僚不亡中國，便要請大家同心協力去奮鬥！青年會的宗旨，注重體育智育德育三項，改良人類來救國，是全國所歡迎的！國家是人類湊合而成，人人都有機會，可以造成一個好國家！我們要造成一個好國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中國的團體中有好人格的，就是青年會！所以青年會是造成好國家的好團體！青年會的會員，已經有了七八萬人，這七八萬人中不能說個個程度都齊，但我相信總有幾

千人是有人人格的。因爲這幾千人才的提倡，所以令青年會成了一個有人人格的團體；所以令全國有志的青年，多喜入會造成好人格。我們要問政治的人，想中國改良成一個好國家，便是想得有一個機會，令四萬萬人都變成好人格！這個方法是在甚麼地呢？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在改良人格來救國。這便是以國家全體變成青年會，然後多數國民的人格才能够養成，然後四萬萬人都有人格。外國人到中國來，從前還沒有想到這着；諸君已經想到這着，并且做到這着，所以改良人格來救國這一說，當是中國的特產。

中國青年會，是美國傳來的。美國經過歐戰之後，是世界上第一個富強的國家；人民不必管國家的事，情，不必代政府去奮鬥，便可享頭等國民資格的尊榮。所以美國人對於管國事的道理，便不傳到中國來。但是美國有良政府，中國的政府不良。青年會在美國，便可學美國人一樣，至於在中國不能學美國人一樣呢？諸君有已經到過美國的，都記得到美國境上岸的時候，無論所坐的船位是那一等，美國人便來盤問：『你是中國人呀？是日本人呢？』如果是日本人，便可自由上岸；如果是中國人，便要入關檢查，必須麻煩好幾日，始可自由上岸。兄弟有一次到美國，在關內住過了三星期，但我還是很微倖的；有不幸的，甚至空花旅費光陰和所受檢查的種種痛苦，見到美國而不能上岸，由原船送回中國。美國人主張智育德育體育，組織青年會來改良個人社會，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可專學美國人，只管自己，不管國事。因爲他們

和我們的地位，有太大的不相同；我們就是出外旅行，如果他們知道是中國人，就是像從前舊金山的大旅館，也不許我們住；上海從前的外國公園，便寫出招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像這樣一想，便知道中國人在世界上是甚麼地位。講到中國人口有四萬萬，文明有四千多年的歷史，爲甚麼我們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呢？這就是因爲我們中國人不自振作，所以墮落；墮落的原因，就是在不講人格！我們要恢復國際的地位，須要我們不墮落；要不墮落，便先要講人格。青年會在中國已經成立了二十餘年，會員的人格，固然不能說人人都好；或者有一部分不好；但是全體的人格，是已經養成了。全體的人格既經養成，究竟有甚麼用處呢？來做些甚麼事呢？你們應該做的事，簡單的說：就是你們所主張的「人格救國」。中國的人格，墮落已極。像那些官僚武人，只知道升官發財，自私自利，甚麼國事都不管，人格是不是墮落呢？我們要救國，必先要除去他們。要除去他們，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們不可專靠個人去救國，必須要大多數同心協力去做，這就是應該以青年會的團體去救國。講到團體救國，國民黨爲國犧牲身家，是最誠心誠意去救國的。黨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有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七十二烈士之前，更有陸皓東史堅如；陸皓東史堅如是青年會的會員，又兼國民黨的黨員，所以他們是以青年會的人格和國民黨的資格來犧牲的！但是青年會的會員，也有走到北京去做官的；他們那些做官的會員，拿陸皓東史堅如比較起來，人格是不是有天壤之別呢？假如那些做官的會員，走到香港廣東來，安見不能做陸皓東史堅如呢？所

以我們一生做事，萬不可走錯了路；如果少走幾步，便可來救國。甚麼人來救國，都是被人歡迎的。國民黨的分子，雖然很複雜，但是沒有革命之前，各黨員已經知道有抄家滅族的危險，還要加入來救國；故在革命之前，他們的人格，是很被人歡迎的，到了革命之後，各黨員知道沒有抄家滅族的危險，只有升官發財的好處，所以分子越變越複雜。這次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當中所討論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想方法來淘汰他們。如果這一層能夠做到，便可以和你們青年會並駕齊驅。

兄弟對於青年會，是有很大的希望的。此時在廣州開會，討論的問題自然很多，萬不可徒托空言，散會之後便不理他；必須各回各的地方，實行用青年會所提倡的人去救國！到底青年會有沒有這項能力呢？就我三十多年革命的經驗看來，青年會實在有這項能力。諸君不可把自己的能力看輕了，實在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諸君的能力，究竟在甚麼地方呢？就青年會的歷史說，成立已經有了二十多年，至今始提倡救國；不知我們國民黨做革命救國事業，已經有了二十多年，至今也還沒有成功。但是諸君如果自今天發起來救國，還不為遲，且正合其時。因為現在的情形，和從前大不相同。譬如就城市的交通講，我們從前革命的時候，廣州只有轎子，沒有汽車，現在便有了汽車；我們要到一處地方，是坐轎子快些呀？還是坐汽車快些呢？坐汽車當然是快些。現在無論做甚麼事，都是容易些快些。所以諸君現在來救國，成功極快，好比是坐汽車。我們國民黨坐轎子，用二十年走的路，還沒有走到，你們坐汽車，一下便可以走到。至如

我們國民黨從前革命，各省響應，把滿清政府已經消滅了，而滿清留下來官僚武人，還沒有消滅，所以弄到民國，至今有名無實；國民黨所主張的民國，還沒有做成功。現在四川在國民黨手內，湖南也在國民黨手內，兩廣更不必說，就是其他各省，歡迎三民主義的也很多。像這樣說，國民黨的武力雖然失敗，國民黨的主義還沒有失敗，然而仍未大功告成者，其原因究竟在甚麼地方呢？這個原因簡單的說，便是在全國大多數人民，還不十分明白革命的道理。人民不明白革命道理的原因，便是在沒有普遍的宣傳。如果國民黨有青年會的完全組織，到處宣傳革命的道理，使人民十分了解，人民自然歡迎我們的主義，來建設民國，民國當老早成功了。貴會在二十二行省之內，都有很完備的機關，宣傳你們的主義；使全國青年子弟，明白你們救國的道理，這就是你們救國的能力。我們革命的總機關，從前設在日本東京，當時有一萬多人，發起救國，提倡革命的風潮，這萬餘人不久便回到國內，分散各省，宣傳我們的主義。那時候犧牲的精神很大，所以一經武漢發起，便把滿清政府推翻。到革命之後，犧牲的精神漸漸消滅，所以我們的能力漸漸減少。而且做國民黨員是要殺頭的，做青年會員是不怕殺頭的；因之我們想擴充黨員，比你們增加會員，不知道難幾多倍。至於現在國民黨範圍之內的各省分，做國民黨員，雖然不至殺頭；但是人人都以入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所以分子更複雜。以青年會容易擴充會員之情形說，如果大家合力奮鬥去救國，是很希望的！不過要想救國，必須把自己的長處，用在適當的地方去做，然後才有好成績；若是用之不當，

就是以你們現在這樣大的能力，到十年二十年之後，恐怕沒有好成績。從前莊子說：『宋人有善爲不龜手藥者，世世以泝僻統爲事。客聞之，請置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僻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醫技百金，請與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越人水戰，大破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僻統，則所用之異也！』。這幾句話的思想，就是保護手在冬天不至破裂的那種藥，宋人用之不適當，世世僅供漂布後塗手之用；吳人用之適當，便供水兵冬天耐戰之用，而保一個國家。你們青年會這樣大的能力，如果用得其當，便可以救國，便可以用青年會的全體來救國。

兄弟今天對於諸君有一個貢獻，諸君沒有聽到這個貢獻之先，勿以爲我國民黨的領袖。國民黨向來革命，是用手槍炸彈的，即以我貢獻到諸君的，也是要諸君去用手槍炸彈，那便錯了，這個方法我已經做過了。諸君都知道改良社會可以分作三項和建設兩部分，破壞的事，我們國民黨已經做過；建設的事，還一點兒都沒有做。過細分起來，千頭萬緒，不過當中最重要的事，我們知道這件最重要的是甚麼事？須先要明白我們的國情。現在北京城內，是曹錕做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了！中華民國這個名詞，是兄弟從前創辦的。這個名詞到底是甚麼東西呢？諸君自然知道中華民國和中華帝國不同，帝國是皇帝一個人爲主，民國是以四萬萬人爲主。我們要想是真正以人民爲主，造成一個駕乎萬國之上的國家，必須要國家的政治，做成一個『全民政治』。世界上把『全民政治』說到最完全最簡單的，莫過於美國總統林肯所說的。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這個意思譯成中文，便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我們現在國情和這三層意思解釋起來，自推測滿清政府，成立民國以來，可以說是民有一層已經做到了。十二年以來，政府之內，都是武人官僚把持，人民不但是不能管國事，并且日日受兵災之禍，流離失所，何能夠說到民治民享呢？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須先要有民治，然後才能夠說真是民有，真是民享。最近北京政府所頒布的偽憲法，第一條聲明『中華民國主權，為國民全體所有』。這還是抄襲我從前在南京頒布的臨時約法；至於國家的行政。都是由曹錕吳佩孚任用滿清的官僚和豬仔議員去辦理，人民能不能夠治？能不能夠享呢？所以現在的中華民國，還是官治、武人治、政客治。不是民治！現在國民黨的黨員，都集中廣東來打仗；便是因為武人專制，反對民治。廣東十幾年來，總是受一般武人官僚的專制，不能施行民治；我們要打破他，所以連年用兵，因此人民連年受兵災的痛苦，不能建設，對於政府便生出極怨恨的心理。我們想求真正民治，一勞永逸，故不得不讓人民暫時受這種痛苦。至於一般普通人民和滿清留下來的心腹，程度太低，眼光太小，求苟且偷安之計，以為暫享目前太平，便算民治，那便完全錯了！真正民治，是要兄弟所主張的民權主義，能夠極端做到，可以讓人民在本地方自治，那才完事。現在民權主義能不能有一點兒可以實行呢？是不能的！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便不能說是民治；不是民治，怎麼可以說是民國呢？諸君譁人格救國，我相信諸君團體的人格，是很充分的；拿充分的團體人格，來做救國的事業，兄

弟所要貢獻到諸君的方法，就是『地方自治』！兄弟所主張的『地方自治』，是在兵事完結之後，把全國一千六百多縣都盡分開，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但十餘年來總沒有這個機會，可以辦到。現在廣東有了這個機會，難處是在人才不足。兄弟所希望於諸君的，是要諸君轉教全國的人民，怎麼樣分縣自治；如果一千六百多縣，縣縣都可以自治，中華民國便自然成立！如果全國人民不能自治，總是要靠官治，中華民國便永遠不能成立。現在北京許多官僚，以為要靠國治國，非做總理總長不可；現在做過總理總長的已經不少了，那一個能够救國治國呢？就是兄弟個人在開國的時候，便做總統，以後更做總裁，都沒有做到很多治國的事情。所以我現在相信建設民國，不是完全從上面可以做得到的；以後建設民國，還是要從下面做起來。中國人普通的心理，以為無論甚麼事，都是要從上做起，譬如造房子，下面沒有動土，沒有做牆基，便老早搭一個空架子，先要上樑；上了樑之後，然後再來做下部，是不是做事自上而下呢？外國人就不然，要做房子，先發從下做起。兄弟有一次看見一個鄉下人到上海的洋街上玩，他看見許多工人，在一處空地挖土，挖到很深，他便奇怪起來；問旁邊的人說：怎麼在這樣熱鬧的街上挖魚塘呢？旁邊上海人說：他們不是挖魚塘呵！他們是築屋基來做洋房呵！可見中國普通人，只知道做房子，是先要從上起，不知道外國人做大房子，是先要築一層很堅固的屋基，從下做起，然後一層加一層，便做成一所高大的洋房。諸君想救國，現在已經知道『地方自治』的方法，又有青年會團體的

能力，那麼去實行『地方自治』，還缺少甚麼呢？簡單的說：就是要儘『地方自治』中一切細微目徑的人才。譬如廣州在這兩三年軍事期內，組織市政廳，做廣州市自治的事情；因為儘辦市政的人才不少，所以近來的成績，凡是辦過廣州市的外國人，沒有一個不驚奇。倘若國家太平，更求進步，成績當更有可觀，現在不過是用廣州市來試驗試驗罷了。諸君在青年會，研究體育，智育，德育之外，喜歡做地方事情的人，還要組織一個地方自治研究會，或辦一個地方自治學校，來造就這專門人才。如果辦到一年，便可得不少的人才，至多辦到三年，一定可以造就很多的人才。倘若人才造成了，到我這裏來投效，只要我像現在在廣東一樣，有權用你們，我一定給一縣或者兩三縣，讓你們去試驗試驗。有了成績，再推廣到全省，以至於全國。那麼中華民國，便可以大治。諸君要想救國，便要先學治國，如果不知道治國，就是諸君得了一塊土地，也不知道從那裏治起。

中國現在四分五裂，實在不成一個國家，吳佩孚想用武力來統一，究竟可不可以成功呢？就中國歷史看起來，一定是不成功的，譬如楚漢相爭的時候，項羽的兵力，本來比劉邦大的多，但是後來結果，項羽何以失敗呢？劉邦何以成功呢！最簡單的原因，就是項羽專靠武力，劉邦入關之後，便約法三章，事事總是寬宏大量，以得民心為主。就是最近袁世凱的兵力，又何等大呢？為甚麼漢高皇帝，只有八十三日，沒有了呢？可見武力是不可靠的。再用歷史來證明，諸君都知道：『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用七十里和百里這樣小的土地來做根本，何以能統一中國呢？就是因爲成湯和文王，都有很好的政治。諸君想救國，拿很小的地方來施行良政治，廣東便可以給你們淺縣做試驗品。這個方法，我們國民黨老早已經想到了，因爲沒有多少人才，所以沒有施行。青年會已經有了這些人才，想來救國，必須要存一種文王百里而王的心思，才可以治中國。諸君學成了的人才，再去教普通人民以自治的知識，須要學教士傳教的方法，慢慢做去。我想用青年會的組織，這樣做去，全國人民的自治能力，是一定可以培養成功的；全國人民有了自治能力，便是全國人民有了民國的國民資格。國家也好像是一個大青年會，必須要全國的人民，都要有體育智育德育的人格才好。諸君今天聽見的這番話，萬萬不可隨便忘記了。必須要決定去實行，兄弟今天歡迎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諸君，就是這些貢獻、千萬希望諸君採納這些貢獻，去實行救國。如果諸君都做到了這些貢獻，那便不算是空開了這個歡迎會，兄弟便恭祝諸君人格救國成功！

世界新道德之潮流

——民國十三年在嶺南大學黃花岡紀念會演講——

學生諸君：諸君今晚在嶺南大學，盛設筵席，開黃花岡的紀念會；我對於諸君，是有無窮希望的！諸君現在求學時代，便知道紀念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此時的志同，當然是很遠大；推到將來畢業之後，替國家做事，建立功業，前程更當然是無可限量。何以由這個紀念會，便知道諸君的前程是很遠大呢？諸君今晚爲什麼要來紀念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呢？就當時的事業說，七十二烈士所做的事，是失敗的，不是成功的；十四年前的今日，是七十二烈士爲國流血的一日，是革命黨慘淡悲歌的一日。所以這個三月二十九日，就是七十二烈士爲革命事業失敗的一日！這個日期既是七十二烈士失敗的一日，我們還變來紀念，所紀念的是那一點呢？是不是要紀念他們的失敗呢？失敗還有什麼價值可以紀念呢？我們現在所紀念的一點，不是在他們當時事業的失敗，是在那一般烈士當時所立的志氣！

七十二烈士在當時立了甚麼志氣呢？我雖然不能立刻知道他們的志氣，但是他們由於失敗，便斷頭流血犧牲性命，由此便可以知道他們的志氣，最少的限度，是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權利幸福。要做一件失

敗的事。當時起義的情形，是各省革命同志，約了幾百人，集中到廣州；想用那幾百人，能够攻破制臺衙門和水師行臺，佔領廣州，做革命的策源地。再和滿清去奮鬥。至於師人的軍隊，有新軍，有滿洲的駐防軍，有提督所統帶的水陸軍，總共有幾萬人，革命黨不過幾百人。用幾百人去打幾萬人，那般士知道要得甚麼結果呢？就當時敵衆我寡過於懸殊的情形相比較，那般烈士在事前，明知道是很危險的。既是明知道那件事極危險，他們還是決心去做，可見他們的用心是很苦的，立志是很深的！他們爲甚麼用心要這樣的苦呢？因爲見了當時的四萬萬人，處在滿清專制之下，總是說滿清的皇恩浩蕩，深仁厚澤，毫不知道被滿清征服了兩百多年，做了兩百多年的奴隸，人人都是醉生夢死，這些人民的前途之生存，是更危險的。因爲看見了這種種族危險，所以明知結果是失敗，還要去。所存的希望是甚麼呢？就是以身殉國，來喚醒一般醉生夢死的人民，要四萬萬人由於他們的犧牲，便以自已覺悟，大家醒起來，爲自己謀幸福。所以七十二烈士，爲國犧牲，以死報國，所立的志氣，就是死後喚醒中國全體國民。由於他們所立的這種志氣，便可以知道他們在當時想做那番事業的心思，就是要爲四萬萬人服務。他們在專制政體之下，昏天暗地之中，存心想爲四萬萬人服務。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目的，想到無可如何之時，便以死來感動四萬萬人，爲四萬萬人來服務。故革命事業，在七十二烈士雖然失敗，但是他們死得其所，在我們後死的人看起來，還可以說是成功。所以我們今天來紀念，就是紀念他們當時的志氣，紀念他們以死喚醒國

民，爲國服務的志氣。七十二烈士在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想喚醒國民，爲國服務，雖然是死了；但是由於他們死了之後，不到五個月，便發動武昌起義，推倒滿清，打破專制，解除四萬萬人的奴隸地位，這就是七十二烈士以死喚醒國民，爲國服務的志氣，達到了目的。

我們今天來紀念他們，便應該學他們的志氣，更加擴充：爲國家，爲人民，爲社會，爲世界來服務。諸君是學者，是有知識階級，知道人類的道德觀念，現在進步到了甚麼程度？古時極有聰明能幹的人，多是用他的聰明能力，去欺負無聰明能力的人，所以由此便造成專制和各種不平等的階級。現在文明進化的人類，覺悟起來，發生一種新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要替衆人來服務；這種替衆人來服 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七十二烈士有許多是有本領學問的人，他們捨身救國，視死如歸，爲人類來服務的那種道德觀念，就是感受了這種新道德的潮流。諸君今晚來紀念七十二烈士，要知道不是空空的來紀念；要學他們的志氣，尤其要學他們的道德觀念！

諸君要學他們的道德觀念，是從甚麼地方學起呢？簡直的說，就是要從學問上去學起。諸君現在求學的時候，便應該從今晚學起，愛惜光陰，發奮讀書，研究爲人類服務的各種學問。有了學問之後，便要立志，爲國家服務，爲社會服務；像 十二烈士一樣，雖至犧牲生命，亦所不惜。切不可用自己的聰明能力，去欺負人類，破壞國家，像那些無道德的官僚軍閥之行爲。並且要步七十二烈士的後塵，竭力去剷除這

些阻止國家社會中新道德之進步的大障礙，才是黃花岡的真紀念。並望諸君這個紀念，記在心頭，永遠的勿忘！

44
12-1
13

中華民國

BC
93.0
8

出版

194